

企业价值构成问题研究

——兼论“广义价值转型”

许光伟 洪 渊

摘要：传统文献根本忽略了广义价值转型和价值构成的研究。这是对“价值的广义特性问题”的一种理论漠视。在广义视阈中，由于价值是“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所以通过劳动演化——劳动本体对价值本体以及价值实体的“历史链接关系”，可以一般演绎乃至揭示广义价值构成和转型的基本内涵及其表现。广义价值生产进一步使价值隐藏结构得以历史显化。企业价值构成的演化性质也贴切表现了企业组织变迁的历史本质。企业价值构成的进一步研究的意义可能在于：奠定现代经济理论的多种价值分析模式的微观基础。

关键词：价值构成 价值转型 广义 狭义 劳动演化

一、问题引出：从狭义价值转型到广义价值转型

从既有的价值转型问题的研究来看，其至少客观存在两个重大的理论与逻辑缺陷：一是或多或少价值转型被看作与企业理论直接无关，二是几乎全部忽略了广义价值转型问题。前者的问题是，价值转型仅仅被看作是从价值“齿”到价格，再从剩余价值“齿”到利润，从而使得价值分析完全转换为价格分析，本质层面的逻辑完全转换为现象层面的分析，因此，针对这一论证逻辑，Samuelson 不无辛辣的说，“转型算式恰恰是这样的：反复忖度两个可以互换而又极不相协调的系统，写下其中一个，用橡皮擦将其抹去，以进行转化，然后添入另一个，瞧！你已经完成了你的转化公式”。显然“橡皮擦隐喻”击中了传统价值转型问题研究的第一个内在缺陷。后者的问题则是试图将价值转型仅仅看作是一个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与历史过程本身是没有具体的理论关联的，因此，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价值转型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逻辑问题。具体而言，狭义视阈的转型（狭义价值转型）与广义视阈的转型（广义价值转型）的彼此割裂，形成了总体制约传统价值转型问题研究的第二个内在缺陷。两大内在缺陷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相互推动，而它们的共同的方法范式则是“商品价值构成”这个工具范畴。因此，根本厘清传统价值转型问题研究的理论与逻辑的混乱之处，是能够比较清晰地梳理一个从商品价值构成到企业价值构成的分析思路，或者说，能够在继续坚持商品价值构成的基础上，进而内在地引出科学的企

业价值构成范畴。以下即由两类不同的价值转型理论研究文献概括说起。

以对 BSZ(作为 Bortkiewicz、Samuelson 以及 Zhang 的英文字头缩写)模型的分析为基础，张忠任(2004)把价值转型问题概括为对于“总计一致 2 命题”(即价值转型后平均利润总额等于剩余价值总额且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是否能够成立的证明，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适当的理论扩展，并认为在这一问题讨论的构架之下，所谓“狭义转型”与“广义转型”的分野，只是在于：前者的实质是一个计算问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为前者的研究讨论提供广义的理论背景。进一步，所谓“历史转型”，则只是指“转型的历史过程”，本质乃是由动态角度看的逻辑转型，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通过再生产过程完成的动态价值转型关系。

另一方面，根据吕昌会的概括，“狭义转型”与“广义转型”实际上是对应了西方学者对于转型问题探讨和论争的两个阶段。从 Bortkiewicz(1906,1907)经由 Winternitz(1948)，到 Seton(1957)，最后到 Sraffa(1960)，转型问题讨论围绕马克思价值转型的实际程序展开，因而是狭义的价值转型；从 Samuelson(1957,1970,1971,1974)等经由 Steedman(1977)，到 Desai(1979)等，最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新解释”(NI)和“跨期单一体系”(TSS)，即 Sraffa 之后，转型问题讨论则主要围绕劳动价值论与生产价格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展开，因而对应的是广义的价值转型。

可见，人们对于基本转型概念的理解是存在理论与逻辑的交叉的。

前一种概括和划分,使用了“理论体系”的判别标准。作为问题的核心和基点,“狭义转型”可以称为价值转型问题的硬核,而“广义转型”则不过对硬核本身施加各种外围的保护假说;理论外围保护带本质上不应当与理论硬核相抵触,并服从于对硬核的总体证明。但这一概括依然是有问题的。(1)它不能说明 Meek 的广义历史转型何以能够与狭义模型相融合。张忠任提供的解释是,转型历史过程并不是逻辑过程的必要前提,只要具备了转型的历史条件,转型逻辑过程即无需一个相应的历史过程作为中介,并不能令人满意。(2)张忠任也不能正确解释 NI 理论。NI 是在批判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斯拉法主义解释中成长起来的,是对“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是两个体系”之说的坚决反击,“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MELT)的研究思路也不能因为出发点不是生产价格就构成错误,所以他的一些说法难以站得住脚。(3)进一步而言,按照这一概括,转型问题与价格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或者借用张忠任的话说:“价值与价格的联系是不同于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型的另一种联系;价格的形成过程是有别于转型过程的另一个过程。”亦即,价值转型过程作为从已知的价值体系出发来导出一个未知的生产价格体系的过程,其中生产价格实际就是特殊形态的价值;从取消生产价格作为“价值与价格转换的一个中间环节”的规定看,生产价格与价格的关联过程被进一步看作与价值本身和价格的关联过程没有什么关系。张忠任的逻辑推理反过来与转型过程、价格形成过程这两个过程本身可以“重合”的假说矛盾,并间接地说明其所谓的“计量单位”一说也存在有逻辑缺陷,等等。

而后一种概括和划分则显然相对援引了“理论派系”的判别标准。着重强调“狭义转型”依然是一个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其结束形态是以 Sraffa 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而“广义转型”则更多转向了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和否定(以庞巴维克的理论攻击为真正开端),即转而研究劳动价值论能否是价格之基础;故认为“广义转型”根本不同于“狭义转型”的地方在于:它实质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一场深度的理论大论战。但后一概括也不能同时科学说明和正确解释 Meek 的广义历史转型何以能够把坚持劳动价值论与对马克思研究体系的误解相并行不悖。因而一方面客观指出了理论研究的“转向性”,另一方面则有人为地进行理论划派之嫌。相应,也没有进一步能够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价值转型理论的新动向(以 NI 理论以及 TSS 观点为主),做出合意的“派系归属”安排。

因此,对比两种概括,既可谓“逻辑互补”,又可谓“混乱相掺”:

首先,两种概括实质共有同一个“范式”:古典解

释。即都认为转型问题的基本内容在于寻求一个“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古典涵义的解释,因而把解决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转化关系问题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从而均不可避免地制造了狭义价值转型与广义价值转型之间的深层次理论与逻辑的紧张关系。两种概括的论述侧重点的具体差异是:前一概括始终致力于狭义价值转型的范式建构,试图直接以价值转型的古典解释为理论与逻辑的基本展开,后一概括着重于对劳动价值论本身的科学理解,而以劳动价值论的古典解释为基本线索与进一步的逻辑展开。

其次,前一概括直接针对于狭义价值转型的证明(就价值转型谈“转型”),目的在于“证明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在数学上也是完全成立的”,所以,它的实质是直接为论证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而服务。从某种意义而言,由后一概括总结出的“就转型问题来说,只要坚持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前提出发,严格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思路,就不难说明它的正确性”的理论前瞻,表明了转型问题的深远的理论意义。可见,两种概括就其实质而言均没有超越狭义范式或问题。

归根结底,厘清逻辑冲突的根本出路是重新回到广义视阈中。狭义转型之所以令人费解:价格仅仅是价值的计量单位,价格形成既可以与价值转型分立,又可以与之重合,乃是因为其理论功用只在于为论证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服务,隶属于狭义视阈,本质上仅研究狭义价值过程转型;广义转型之所以强调:价格必须以价值为基础、背后必然要寻求社会的中介过程,乃是因为其理论功用不仅在于论证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而且在于论证劳动价值科学理论的本身,隶属于广义视阈,旨在同时研究广义过程——劳动自然演化过程的历史转型。因而需要从狭义视阈可以视为嵌入广义视阈演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环节来重新考虑。

二、价值的广义特性问题:从广义价值转型到广义价值构成

就传统的价值转型理论文献没有能够给予广义价值转型问题应有的重视——其所谓的“狭义转型”与“广义转型”均是逻辑过程转型而非历史过程转型,所以相应直接导致马克思体系内的企业价值构成的既有研究的缺失这一点而言,需要在商品价值构成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广义价值转型以及价值构成的基本内涵和表现——可以概括为“价值的广义特性问题”。

(一)广义价值转型的基本内涵

与广义价值创造理论中的分工与交易同时可以作为企业分析范畴(意味着企业理论既可以由劳动分工理论切入又可以由市场交换理论切入)相适应,在广义价值转型理论中,则意味着价值与价格

也应同时可以作为企业分析范畴。换言之,企业分析是一个总合了价值分析和价格分析的总体过程,从价值转型的角度讲,则是价值的一个基于企业总体过程的间接转化过程。所以进一步看,对广义价值转型的研究实质就是界定价值转型的广义特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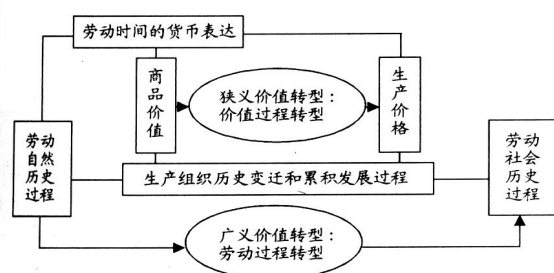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价值转型的企业理论与价格理论的匹配关系

图1明了价值转型广义特性的具体理论内涵:在广义视阈下,基于价值转型过程,企业理论与价格理论具有有机的相互匹配关系。

第一,价值转型理论的真实意义旨在表明:一方面,价值实体根本是一种“隐藏结构”,必须通过必要的社会中介才得以显现出来,因为只有劳动本体与价值本体(作为“价值体”)的结合才会形成更为现实的价值关系,因此价值本体在本质上必须引申和归结为价值创造,既作为对价值载体的“一般化的抽象描述”(即作为价格理论或构成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广义基础),又作为对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的“一个历史总揽”(因而作为企业理论本身或构成研究企业本体概念原型的事实上的基础);^①另一方面,在价值实体经由价值本体,到达价值关系,以及在最后到达现实价值生产,隐藏结构被一步步揭示出来乃至真正成为全显现结构的过程中,则进一步意味着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向“劳动如何创造价值”的命题转换,实现了广义价值转型对于狭义价值转型的完全内化。

第二,所以从根本而言,马克思的转型方法具有一种“历史维度”。^②或者说,按照 Meek 总体给出的划分,广义价值转型的过程同时即意味着企业进行不同形式价值生产的“时代”: (1) 在早期的简单商品生产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交换按价值进行但没有商品剩余; (2) 在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商品生产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交换仍按价值进行但是有商品剩余; (3) 在进一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或生产价格理论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竞争加剧促使利润率趋于均等且资本家占有全部剩余价值; (4) 在工人已经联合起来的社会里,工人开始强迫资本家归还他们一些经济剩余。^③

第三,而新解释学派则从技术方法角度提供了在任何特定时期都存在货币单位和社会劳动时间的等同关系。“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概念暗含着马克

思的总价值 - 总价格的恒等只在净产品层面上严格成立,而不是指总产量成立。基于这一点而言,“新解释”的意义首先不是作为价值转型问题的新方法或新解决方法,而是一般给出了“总计二一式”的定义和约束条件,从而为进一步解决价值转型问题提供基础,也说明“新解法”与“传统解法”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恰恰是互为补充的。^④

总之,价值转型的广义特性内涵直接体现于狭义视阈与广义视阈乃至狭义价值转型与广义价值转型可以进行“内在的链接”的涵义上。

(二) 广义价值转型的基本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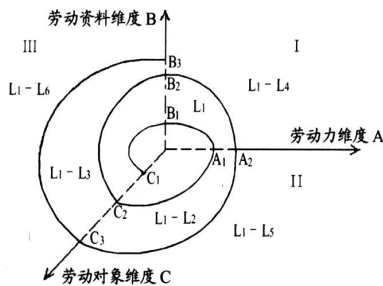
如何表达广义价值转型?可以由历史维度的劳动演化入手,具体解决广义价值转型的逻辑表现问题(图2)。这是因为:

首先,劳动自然历史过程链接了劳动本体结构。这一链接结构表明劳动演化在本质上是劳动本体不断生成的自然历史过程:既作为劳动本质在历史过程中进行不断自我累积的一个发展结构,又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时序展开。从而,劳动迂回中心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交互采取了“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力……”的不同形式,并达致生产组织变迁的历史累积。

其次,劳动本体结构进而链接了社会劳动部门。从社会维度看,劳动进而也是劳动本体不断进行社会选择的过程。即通过物际分工与人际分工基于不同生产资料特性的链接,劳动力的不同特性被进一步社会化和摹写为相应不同的社会劳动部门。从社会契约的角度,Macneil 一般地区分为古典的劳动治理关系(L_1 至 L_2 部门)、新古典的劳动治理关系(L_4 至 L_5 部门)以及基于关系契约的劳动治理关系(L_3 至 L_6 部门)三类。^⑤马克思则从另外的层面指出了社会劳动部门应首先作为劳动力特性与生产资料特性的不同社会结合下的劳动抽取单位的根本性质。

最后,在社会劳动部门链接了社会价值部门的基础上,则达致商品价值构成与企业价值构成的相互推演的社会价值结构。(1)整体就生产力 I(即马克思所讲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而言,伴随着劳动生产力 I 向劳动生产力 II 的不断的历史演化和累积(相当于图2中的 $C_1B_1A_1$ 部分),相对于“劳动产品一般”,企业价值构成作为“个别价值构成”关系开始历史形成; (2)整体就生产力 I 向生产力 II(即马克思所讲的“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过渡而言,伴随着劳动生产力 III 的历史地位的逐步确立和巩固起来(相当于图2中的 $A_1C_2B_2$ 部分),商品价值构成与企业价值构成之间实现了基于间接耦合关系——通过“市场价值构成”(其发展形式就是“部门价值构成”)的互动演化,即企业价值构成直接成为“个别的商品价值构成”,从而“一般”与“个别”直接形成了社会性的外部对立; (3)整体就生产力 II 阶段而言,伴随着劳动生产力 III 向劳动生产

力 IV 的进一步的历史演化和累积(相当于图 2 中的 $B_2A_2C_3$ 部分),商品价值构成与企业价值构成之间则直接实现了基于互动关系本身的协调演化,即“一般”与“个别”进一步形成了企业组织边界内的有机融合的关系。^[16]



注: A_1 、 A_2 分别代表劳动力的体力因素和智力因素, B_1 、 B_2 、 B_3 分别代表劳动资料的自然形成因素、社会形成因素以及知识形成因素, C_1 、 C_2 、 C_3 分别代表劳动对象的空间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时间因素。

图 2 劳动演化的“蜗牛曲线”

(三) 企业价值构成的基本内涵和表现

对企业价值构成(本身作为“广义价值构成”)的基本涵义进行系统解析,则有以下四点相互递进的研究内容。

1. 企业劳动部门构成

从历史维度看,劳动构成又显然是一个“构成的总体”,是对历史总体劳动的摹写和刻画。即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马克思强调:历史本身是连续和累积的总体,不仅低级的过程不会为高级的过程所完全遮蔽,而且高级的过程可以在较之更为低级的过程中首次出现;“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17]。从方法论上,马克思并且进一步将这一认识概括为后向思索方法:“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从而认定抽象劳动范畴也正是客观建立于“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的这一历史真实之上的理论抽象。^[18]作为社会历史劳动构成的“直接映射物”,所以,企业劳动构成(作为企业内劳动部门构成)的定义等式为: $L = L_1 + L_2 + L_3 + L_4 + L_5 + L_6$,其中 L_1 至 L_6 分别代表六类劳动构成要素的本体形态。具体而言,企业劳动构成在企业组织边界内逐步历史形成了“生产作业”、“供应销售”、“生产监督”、“技术研发”、“行政管理”以及“协调决策”等基础性劳动部门、专业职能劳动部门和领导指挥性劳动部门,因此,从本质而言,价值构成作为价值的内在结构正是由劳动的这一内在结构所链接的。

2. 企业价值部门构成

根据劳动构成,企业价值构成的定义等式可以对应为: $E = E_1 + E_2 + E_3 + E_4 + E_5 + E_6$,其中, E_1 至 E_6 分别代表对应于企业内六大劳动部门的价值部门构成。

进一步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构成公式 $W = c + v + m$ 对应的企业价值构成成为“ $E = k + m$ ”,将上式一般改写为: $E = (K_1 + m_1) + (K_2 + m_2) + (K_3 + m_3) + (K_4 + m_4) + (K_5 + m_5) + (K_6 + m_6)$ 。其中, K_1 至 K_6 相应分别代表耗费在各企业内劳动部门的资本预付, m_1 至 m_6 相应分别代表由各企业内劳动部门创造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

3. 企业价值构成的基本等式

由于以下这两种情况导致企业价值构成的定义等式需要进一步产生“变形”:

其一, K_3 项为零,促使 m_3 由于“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直接为零。这是因为:(1)指挥-监督劳动(II_{C1})部门作为物质资本预付价值部门,本身无须资本预付,而是所预付物质资本(包括“基本性不变资本” c^0 和“生存性可变资本” v^0)的“简单映射物”(图 3);(2)这一劳动部门的产物,就其本质而言,完成的只是社会分配职能(从而不妨碍相应的 $\pi_3 > 0$),绝非生产职能本身,这一点意味着“资本家劳动”在宏观上并不创造价值——“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19];(3)所以,马克思明确地讲道:“监督和指挥劳动,就它对对立的性质,由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产生而言,因而就它为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共有而言,这种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直接地和不可分离地同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交给单个人作为特殊劳动去完成的生产职能,结合在一起的。”^[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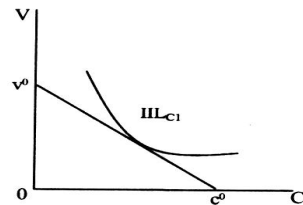


图 3 指挥-监督劳动的决策

其二, K_6 项为零,促使 m_6 由于“劳动雇佣资本”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这是因为:(1)协调-创新劳动(II_{C2})部门作为人力资本预付价值部门,本身也无须物质资本预付,^[21]对应地,而是物质资本预付部门所“追加”的“发展性不变资本”(c^1)与人力资本部门自身所预付的“基本人力资本即发展性可变资本”(v^1)的“简单映射物”(图 4);(2)这一劳动部门,作为“市场缺口填补者”,并不创造新增价值,而作为“投入品整合者”则对新增价值的创造有着直接的贡献;(3)无论上述的两方面情形,这一劳动部门的产物都将直接为资本带来丰厚可观的利润(从而总是不妨碍相应的 $\pi_6 > 0$),所以马克思强调:“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

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或多或少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学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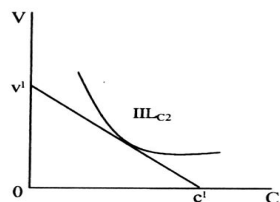


图4 协调-创新劳动的决定

即通过令 $K_3 = 0, m_3 = 0, K_6 = 0$, 得到:

$$E = (K_1 + m_1) + (K_2 + m_2) + (K_4 + m_4) + (K_5 + m_5) + m_6$$

进一步,由于 K 一般分裂为“ $(c^0 + v^0) + (c^1 + v^1)$ ”,前一项隶属于“资本雇佣劳动”部门关系的资本耗费基础(令为 IK),而后一项隶属于“劳动雇佣资本”部门关系的资本耗费基础(令为 IIC),所以上式的完全形式是:

$$E = (c_1^0 + v_1^0 + c_1^1 + v_1^1 + m_1^0 + m_1^1) + (c_2^0 + v_2^0 + c_2^1 + v_2^1 + m_2^0 + m_2^1) + (c_4^0 + v_4^0 + c_4^1 + v_4^1 + m_4^0 + m_4^1) + (c_5^0 + v_5^0 + c_5^1 + v_5^1 + m_5^0 + m_5^1) + m_6^1$$

从而也可以简化为这样的确定形式:

$$E = (IK + Im) + (IIC + IIm)$$

$$\text{其中, } Im = m_1^0 + m_2^0 + m_4^0 + m_5^0, IIm = m_1^1 + m_2^1 + m_4^1 + m_5^1 + m_6^1.$$

即得到企业价值构成的基本等式形式:

$$E = IK + IIC + Im + IIm$$

表明与商品价值构成相对,企业价值构成在形式上可以被简洁为:由两类不同性质的资本耗费和两类不同性质的剩余价值组成,从而贴切体现了企业内不同性质劳动协同创造价值的复杂现实关系。

4. 企业价值构成的转化等式

再进一步,由于在数值上企业预付物质资本(令为 K_m)即等于不变资本加上“生存性可变资本”、企业预付人力资本(令为 K_h)即等于“发展性可变资本”,所以,存在以下关系恒等式:

$$K_m = c + v_1^0 + v_2^0 + v_4^0 + v_5^0$$

$$K_h = v_1^1 + v_2^1 + v_4^1 + v_5^1$$

从而最终在人力资本作为“实现形态的社会资本”的意义上,可以得到企业价值构成的转化等式形式:

$$E = (K_m + \pi_m) + (K_h + \pi_h)$$

$$= K_m + K_h + \pi_m + \pi_h$$

$$= K_m + K_h + \pi$$

其中, π 一般地代表企业劳动部门利润,显然,

它是对物质资本维度和人力资本维度进行共同的社会抽象的结果。

进而表明与企业价值构成的基本等式相对,企业价值构成的转化形式可以被最终简洁表现为:物质资本 + 人力资本 + 企业利润,从而内化了狭义的商品价值构成及其转型。

三、基本概念深化:从狭义价值概念到广义价值概念

还是由价值规定说起。恩格斯(1844)提出了两种不同含义的价值概念,作为交换价值基础的价值(狭义价值概念)和作为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价值(广义价值概念),前者只适用于私有制消灭之前的商品生产社会,后者则适用于一切社会。^[3]其中的含义包括三点:

第一,“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总体的过渡性价值规定,它企图把两种不同性质的价值规定统合起来,但事实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并且这一点恩格斯本人也是深知的。^[4]

第二,马克思早年是基于广义价值规定的层面“接受”了恩格斯的这个价值定义(即作为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价值),表明马克思心目中的价值规定首先是作为一种总体历史关系而存在。

第三,马克思最终奠立的狭义价值规定——商品社会价值,被恩格斯(1878)后来誉为“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并作为广义价值概念得以成立的科学基础,充分体现出“马克思的价值命题”乃是对“恩格斯的价值命题”进行不断的逻辑否定、保留和积极扬弃的理论产物属性。^[5]

进一步分析,以“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原理来统辖,广义价值概念与狭义价值概念之间完全是逻辑一致的。并且,这种一致性在内涵上也包括了三点内容:

第一,作为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的统一。马克思第一次把价值实体从价值形式中抽象出来,靠的是高度的理论抽象力,但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对价值形式的历史演化的研究,相反,马克思认为这部分研究是《资本论》中最难的部分:“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6]马克思显然认为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是有机的统一,这种统一随着价值形式的演化改变的是价值实体的规定,从而它的内涵距离广义概念更加地接近。通过“抽象力”把这种统一的一般性再次抽象出来,赋予其一般范畴形式,不损害价值实体的既有内涵。

第二,作为价值决定与价值表现的统一。孙冶方首次强调用“价值表现”范畴具体规定价值形式,他说马克思讲的很明白,在讲到价值表现的时候,指的总是“交换价值”,即“交换关系”^[7]。进一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价值量的决定,也是指商品价值——价值实体的价值决定的。价值实体与价

值形式的统一,被迂回为价值决定与价值表现的统一进行表现,凸显了价值规定的演化内涵。

第三,作为价值的历史范畴与永恒范畴的统一。广义价值概念与狭义价值概念的共同规定是价值实体,但没有脱离价值形式、价值表现的价值的实体存在,后者只能被一般为“价值决定”范畴,从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讲:“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部类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3]因此,在“价值”规定的完整语义里,既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范畴——商品价值最终要被消灭,又是一个一般的永恒范畴——围绕价值的生产与人类共生,特殊与一般是有机统一的,这就是价值范畴本身的二重规定性。价值范畴二重性决定价值是价值本体与价值实体的统一。

基于上述价值概念的总体规定,从而可以对企业价值生产以及企业价值构成基础上的广义价值转型提供进一步的理论限定。即通过设定企业在社会范围内追求“净效用最大化”^[29],可以将微观层面的商品价值决定模型,^[30]一般地推进和转换到宏观层面进行重新表述:

$$\begin{aligned} \max \quad & N^U(T) = V^U(Q) - L^U(T) \\ \text{s. t.} \quad & Q = Q(T); dQ/dT = Q/T \\ \text{得到} \quad & MU(Q) = ML(T)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N^U 、 V^U 、 L^U 分别代表社会净效用、社会商品效用、社会劳动效用, MU 、 ML 分别代表社会(商品)效用及社会劳动(效用)的边际值;约束条件对应表示社会物量和技术条件,以及企业在社会范围内追求社会劳动生产力最大化的生产技术条件。

引入间接劳动函数: $TV(Q, K) = TL(T(Q, K))$
其中, TV 、 TL 分别为社会总生产价格和社会总劳动, Q 、 K 分别为总产量和总资本。

$$\begin{aligned} \text{令} \quad & dTV/dQ = [dTL(T)/dT] \cdot (dT/dQ) \\ \text{得到} \quad & ML(T) = P_K f \end{aligned} \quad (2)^{[31]}$$

其中, f 一般表示为边际社会劳动生产力。
再引入间接效用函数: $v(P, I) = TU(Q(P, I))$
令 $dv/dI = [dTU(Q)/dQ] \cdot (dQ/dI)$
其中, TU 为社会总效用, P 、 I 分别为市场价格和总货币收入。

$$\begin{aligned} \text{得到} \quad & MU(Q) = P \lambda \\ \text{其中,} \quad & \lambda \text{一般表示为货币效用。} \end{aligned} \quad (3)$$

联立(1)、(2)、(3)式,则得到关于生产价格(P_K)“进一步转型”的一般公式: $P_K/P = \lambda/f$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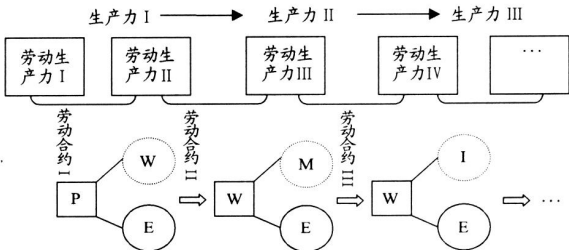
进一步,如果再令“ $\mu = \lambda/f$ ”,则得到关于生产价格与市场价格进行实时链接的一个简化关系等式: $P_K = \mu P$ 。

显然,该式是在产业视角约束下得到的结果,与理论公式——“ $V_q = \mu P$ ”实质上具有相同的理论与逻辑涵义,因为 μ 同样为“价值-价格链接系数”^[32]。

总之,广义价值概念真正为广义价值构成(企业价值构成)及其转型概念奠定了范畴基础,并进一步通过广义价值概念与狭义价值概念的统一,最终使价值构成及其转型在内涵上能够相互内恰,并科学统一于完整的价值生产和创造过程。

四、基于企业价值构成的劳动演化视角下的企业理论

进一步,通过将图2转化为图5的形式,以下具体例解劳动合约(作为劳动过程中所有合约安排的一个总称或合约视角的“劳动体”——其由以组成的全体劳动成员以相同或相似的特定方式与劳动过程相联结)的若干历史“理想类型”,来说明劳动演化经由价值构成与企业组织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



注:P代表产品价值构成,W代表商品价值构成,E代表企业价值构成,M代表市场价值构成,I代表部门价值构成;“虚线圆圈”代表市场,“实线圆圈”代表企业。

图5 基于劳动演化的价值构成关系的历史演化^[33]

(一) 劳动合约 I

作为劳动演化的起点,其基本模型应表达如下:

$$\begin{cases} m = \bar{m} + \bar{m} + \varepsilon \\ \bar{m} = \bar{m}(L_{s1}, \varepsilon) \\ \bar{m} = \bar{m}(L_{s2}, \varepsilon) \\ \varepsilon = \varepsilon(L_c) \end{cases}$$

其中, $\bar{m}$ 、 $\bar{m}$ 、 ε 分别代表一般的绝对剩余价值或平均剩余价值,一般的超额剩余价值,以及特殊的超额剩余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扰动项”; L_c 、 L_s 分别代表各种复杂(性)劳动和各种简单(性)劳动, L_c 代表工人维度的复杂(性)劳动的不确定形态, L_{s1} 、 L_{s2} 则分别代表两种任意的直接劳动,即劳动团队(作为简单劳动体)由劳动构成 L_{s1}/L_{s2} 的人格化决定。

简要说明:

第一,就劳动生产力 I 阶段而言,基于“直接劳动对直接效用的价值关系”,剩余产品仅由 L_c 或倍加法则偶然地确定,对应的协同劳动为采集和渔猎技术基础上的通过劳动自然分工而达到的简单劳动共同体。

第二,就劳动生产力 II 阶段而言,基于“直接个体劳动对直接效用的价值关系”,价值生产开始取得独立形态,劳动本质开始在人的外化范围内生成——标志是直接交换劳动(作为 L_{s2})初步从直接生产劳动(作为 L_{s1})中演化和分立出来,人本身第一次由“被动经济要素”向“主动经济要素”跃升;价值

关系也第一次得到总和,对应的协同劳动逐步发展成为农业和手工技术基础上的通过劳动行业分工而达到的复杂劳动共同体。

第三,所以整体就生产力 I 阶段而言,基于“以非劳动资料为中心的劳动迂回关系”,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以及生产力的性质与价值生产的性质取得了直接同一性,形成了统一的“产品价值构成”形式(即劳动产品是“抽取”个人劳动的唯一形式)。而“商品价值构成”和“企业价值构成”只是分别成为产品价值构成的两个互补形式:一般产品价值构成和个别产品价值构成。决定对应的劳动共同体进行剩余生产的充要条件为: $\bar{m}_i > 0$, 且 $\sum \bar{m}_i = 0$ 。

(二) 劳动合约 II

作为劳动演化的承续,相应的基本模型表达如下:

$$\begin{cases} m = \bar{m} + m + \varepsilon \\ \bar{m} = \bar{m}(L_{s1}, L_{s2}, \varepsilon) \\ m = m(\mathbb{L}_c, \varepsilon) \\ \varepsilon = \varepsilon(\mathbb{I}\mathbb{L}_c) \end{cases}$$

其中,与 $\mathbb{L}_c$ 相对, $\mathbb{I}\mathbb{L}_c$ 代表资本家维度的复杂(性)劳动的不确定形态,使 L_c 分解为两种基本形态: $\mathbb{L}_c$ 和 $\mathbb{I}\mathbb{L}_c$,从而劳动团队转而由劳动构成 L_s/L_c 的人格化决定。

简要说明:

第一,就劳动生产力 II 的深化发展阶段(基于手工劳动技术)而言,伴随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的一般形态的形成,劳动社会分工体系开始逐步地历史确立,商人资本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通过主导和控制劳动迂回中心——劳动力而间接主导和控制着企业经济组织。

第二,就劳动生产力 III 阶段而言,伴随着“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完全分立开来,工业资本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通过机器成为占有剩余劳动的绝对手段,使“商品价值构成”代替“产品价值构成”成为普遍形式。

第三,所以整体就生产力 I 向生产力 II 的阶段过渡而言,伴随着“以劳动资料为中心的劳动迂回关系”的确立,商品转而成为“抽取”个人劳动的唯一形式,从而以商品价值构成为基点,初步形成简单平均意义的市场价值构成。而企业价值构成则进一步演变为围绕“市场价值构成”进行商品生产的个别价值构成。决定对应的资本控制下的劳动体进行剩余生产的充要条件演变为: $\bar{m}_i > 0$, $m_i > 0$, 且 $\sum \bar{m}_i > 0$, $\sum m_i > 0$, $\sum \varepsilon_i = 0$ 。

(三) 劳动合约 III

作为劳动演化发展深化和历史总和,一个更为完全的模型表达形式进一步如下:

$$\begin{cases} m = \bar{m} + m + \varepsilon \\ \bar{m} = \bar{m}(L_{s1}, L_{s2}, \varepsilon) \\ m = m(\mathbb{L}_{c1}, \mathbb{L}_{c2}, \varepsilon) \\ \varepsilon = \varepsilon(\mathbb{I}\mathbb{L}_{c1}, \mathbb{I}\mathbb{L}_{c2}) \end{cases}$$

其中,伴随着 $\mathbb{L}_c$ 逐步分解为两种基本形态:一般技术劳动(作为 $\mathbb{L}_{c1}$)和一般管理劳动(作为 $\mathbb{L}_{c2}$),促使 $\mathbb{I}\mathbb{L}_c$ 也分解为两种基本形态: $\mathbb{I}\mathbb{L}_{c1}$ (狭义资本家劳动)和 $\mathbb{I}\mathbb{L}_{c2}$ (狭义企业家劳动),前者即称为承载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指挥-监督劳动”,后者即称为承载创新和知识创意的“协调-创新劳动”,从而劳动构成 L_s/L_c 的人格化组成进一步地丰富起来。

简要说明:

第一,就劳动生产力 III 的深化发展阶段(基于机器劳动技术)而言,基于“直接私人劳动对社会效用的价值关系”,“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发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34]。即在商品价值构成的基点之上,进而能够一般生成“部门价值构成”,作为资本价值生产的特殊分配形态存在。

第二,就劳动生产力 IV 阶段(基于知识信息劳动技术)而言,基于“直接社会劳动对社会效用的价值关系”,企业价值构成能够演进为围绕“部门价值构成”进行商品生产的特殊价值构成的经济存在;从而,一般地形成商品价值构成、部门价值构成、企业价值构成三者之间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体系之内的有机循环。

第三,所以整体就生产力 II 阶段而言,基于“以机器为中心的劳动迂回关系”的完全确立以及逐步向“以人本身为中心的劳动迂回关系”的转化,以组织剩余劳动为中心的生产开始成为一般形态;表明狭义转型已经完全为广义转型所“内化”,企业开始成为劳动和价值转型的经常性中介。决定对应的企业劳动体进行剩余生产的充要条件为: $\bar{m} > 0$, $m > 0$, $\varepsilon > 0$, 且 $\sum \bar{m}_i > 0$, $\sum m_i > 0$, $\sum \varepsilon_i > 0$ 。

五、全文结论及展望

以上从各个层面系统剖析并逻辑表述了“企业价值构成”的基本涵义,包括:(1)根据价值的广义特性内涵,广义价值转型可以内化狭义价值转型,企业价值构成相应可以内化和构成商品价值构成的“微观基础”;(2)通过揭示企业价值构成的基本形态,深化价值生产与价值关系、价值决定与价值表现乃至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知,从而为创建逻辑一致和科学的价值范畴体系奠定初步的基础;以及(3)立足于历史维度的劳动演化,为现实社会生产中多种形态的价值构成及其内在关系寻找基本的判别标准和依据,并进一步诠释历史过程中的企业组织变迁,等等。这些层面的内容研究无疑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与时俱进,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有力的支撑,使这门科学有可能逐步从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哲学”层面和思辨的“象牙塔”的幻像中走出来,彻底地还原为历史实证科学的真面目。

因此,企业价值构成的进一步研究的意义可能在于:(1)最终奠定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微观基础;(2)企业价值生产基础上的价值转型研究必然根本改造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并为之奠定微观分析基础;以及(3)为现代经济理论框架下的社会总量生产函数建立更为坚实的微观价值基础,等等。进一步说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既作为一种富有张力和灵活的“思想实验”,又作为积极面向现实过程和实践的“理论与方法的统一体”,具有始终的进步性。这应构成新的历史条件下诠释其科学性的一个核心要件。

总之,在马克思依据其关于狭义体系的基本成熟想法所凝练出的商品价值构成范畴的基础上更加前进一步,依据广义体系与狭义体系可以进行相互嵌入研究的理论内涵特点,进而提炼出企业价值构成范畴,既是一个“大胆的理论设想”,又是一个“积极主动的现实应对”,它不试图庸俗以及调和“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的对立的社会生产关系,它试图理论建构和解析“资本雇佣劳动”生产体制基础上的各种历史总和关系的社会典型以及基于此的真正的社会生产博弈过程。

注释:

Samuelson, Paul, 1971.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 - 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9(2), pp. 399 - 431.

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问题的历史与研究》,1~2,234,160~161、208~209,155~165,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吕昌会:《世界著名经济学难题——价值转形问题研究》,13、80~82、284~289,2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⑬ Meek, Ronald, 1956. *Studies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Edition(1973).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许光伟:《理解科学劳动价值论——分工、交易与劳动创造价值》,载《经济评论》,2006(5)。

⑪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68年致库格曼的信中一般地讲道:“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出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 书信集》,中文1版,281~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⑫ Meek, Ronald, 1977. *Smith, Marx and After: Ten Ess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Chapman & Hall.

⑭某些学者从批判“新解释”的立场把它称为解决价值转型问题的“新解法”,而对应把包括“古典解法”在内的传统的解决价值转型问题的办法称为“传统解法”,而后的实质则是坚持了“价值必须首先转型为生产价格”的认识路径。见 Ben, Fine; Costas, Lapavistas and Alfredo, Saad - Filho, 2004. “Transform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Why the ‘New Interpretation’ is a Wrong Turning.”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6(1), pp. 3 - 19.

⑮ Macneil, Ian, 1978. “Contracts: Adjustment of Long - term Economic Relations under Classical, Neo - classical, and Relational Contract Law.”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72, pp. 854 - 906.

⑯这里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实质地区分了人类生产力的三大阶段。显然,“生产力 III”(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就是在生产力 I(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局限于图2中的第 I 象限)和生产力 II(作为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本质力量——局限于图2中的第 I 和第 II 象限)基础上的人类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基于图2中的第 III 象限。即这一新生产力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在历史过程中的全部展开,也就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乃至塑造自我的总体能力,也因而表现为以“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为理论象征的真正企业(家)经济时代的开始来临(发展的基点则是“图2中的 C₃B₃ 部分”)。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文2版,第3卷,4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⑰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236、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⑲⑳㉑㉒《资本论》,中文2版,第3卷,430、434、679、9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㉓准确地说,企业内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在进行一种“自我预付性质和意义”的物质资本投资。

㉔奚兆永:《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命题》,载《当代财经》,1996(7)。

㉕1871年4月13日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确认了这一点:“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编者原注)重新刊登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208~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3卷,657、6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㉗㉘马克思:《资本论》,中文2版,第1卷,8、5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㉙孙治方:《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载《经济研究》,1959(9)。

㉚关于这一点,以资本主义企业生产为例,马克思说,“生产劳动的概念不只包含活动和有效果之间的关系,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特别包含一种使劳动成为增殖资本的直接工具的社会关系。”参见《资本论》,法文版,中文1版,5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㉛许光伟:《再论劳动对效用的关系——企业的生产力累积论》,载《经济评论》,2006(3)。

㉜如果社会劳动直接通过“市场”与商品生产链接,那么,这里的 P_K 直接为 V_q ,即存在 $V_t = V_q f$;或者说,式(2)也可以直接由微观层面的商品价值生产模型推导出来,由于存在 $V^T = V_t \cdot T$,在边际生产的意义上,则被推进为 $V^T = \int_0^T V_t(t) dt = \int_0^T ML(t) dt$,亦即, $ML(T)$ 可以被一般表示为“ V_t ”。

㉝如都表明价值和价格(包括价值和生产价格相等以及生产价格和价格相等)在数值上相等仅仅是一种特例,而且,价值和价格的偏差只是在逻辑上被相对地分开,在实际过程中却是瞬时进行的。

㉞此图的绘制根据“劳动对效用关系的历史演化”关系做出。参见许光伟:《再论劳动对效用的关系——企业的生产力累积论》,载《经济评论》,2006(3)。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N、K)